



□ 吴欣圆

小时候的他,瘦小,弱不禁风。常常是被忽略的对象,坐在教室里的一排,老师眼皮子底下,他的名字却绝少被提起,每一次点名,他都既紧张又激动,渴盼又羞涩,但却总是无尽的失望。院里的孩子玩耍踢足球,他被除名,坐在角落里,郁郁寡欢,孤独无助。

他太细弱了,豆芽菜似的,又腼腆不爱说话。妈妈提起他,总是一脸担忧,这孩子长大能做什么呢?爸爸总是笑着摸着他的头,有苗不愁长,我们贝尔将来一定是帅气的大小伙!

那天,他又坐在角落里,眼前小伙伴们奔跑、聚拢、争抢……欢呼声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跃跃欲试的小心脏,他多想跑上前,痛快踢一脚,来个完美射门,一鸣惊人。这个画面他在脑海里无数次浮现过,可是,机会在哪里呢?

恰好,爸爸推着自行车下班回来,对着滚落到身边的足球狠狠一脚,完美射门!爸爸的姿势帅极了,小伙伴们欢呼

雀跃,他跑过去,拉着爸爸,无比自豪,仿佛是自己踢进了球。爸爸走后,他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爸爸生病了,癌症。小伙伴们都怔住了,那一刻,寂静无比,大家呆呆地看着他,小胖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我们一起玩足球吧。被接纳,他开心无比,那天,他围着大院尽情地跑啊跳啊,哪像爸爸患了癌症的孩子。

有时候,弱者并不是一味的被排斥,尤其是这种弱势旁人无法企及的时候,反倒成为一种优势。是啊,别人的爸爸健康健康的,可他,有一个患癌症的爸爸。消息传得飞快,老师变得格外照顾他,屡次点到他的名字,同学们主动同他玩了,他成了被呵护被关爱的对象。

很长时间过去了,爸爸依旧高大帅气,神气十足,还不时抽空陪院子里的孩子们踢一会儿球。有一天,他正玩得开心,小胖过来悄悄问他,你爸爸现在怎么样?他愣了一下,哦,我爸爸——治好

了。

其实,爸爸哪里有病,谎言只是他博得伙伴们接纳的伎俩。

那又有什么呢?他已经越来越健壮了,性格外向了很多,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人群。

后来,上大学时,爸妈离婚,母亲又重新组建了家庭,他很少回家,他恨那两个自私的人,为什么好好的感情说没就没了呢。

毕业后第二年,他的事业已小有起色,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哪有时间眷恋早已淡漠的亲情。偶有联系,也是电话里不咸不淡的问候。

再见到父亲,已是在葬礼上。母亲泣不成声地告诉他,父亲是肝癌,在他上大学时已经发现了,偷偷瞒着,谁也没说。“早知道真相,我说什么也不会和他离婚。”母亲哭干了眼泪。

他电击般凝固住,癌症,父亲是癌症!是因为我曾经的谎言么?是一语成

讫?!他发疯似地扇自己耳光,他的心在滴血,他是谎言的编造者,如果要接受惩罚,那也应该是他啊。

他固执地认为是自己诅咒了父亲,父亲生命的倒计时里,他是一个愚蠢透顶的儿子,甚至连一个陪伴都没有,自责内疚无时无刻咬着他的心,无法工作,甚至无法生活。

女友硬拉他去看心理医生,他用了好长时间才走出来。

那天,一家人在外吃饭,手机响起来,妻子离开,片刻回来。什么事?他问。好友约我去逛街,我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推脱了。“你怎么能这样说?”他拍着桌子近乎吼叫。妻子愣住了,难得你回家,我不是想陪你么?

我不允许。他大声说,眼圈红了。妻子落泪了。

“亲爱的,不要撒谎。”他为妻子拭去泪水,喃喃地说。

撒谎是他一生的禁忌。

春天的故事

□ 郭志安

有一位老人
从柳枝萌动的芽尖
叙说着春天的故事
那是一场春雨,染绿万山遍野
那是一阵春风,给压抑的中国
铺开生命的季节

春天的故事,是一盏灯
照亮改革开放的路
像初升的太阳,照彻寰宇
灯芯,是那么的绵长
亮光,是那样的清新
坎坷的路上开始熠熠生辉

金黄的稻田里,翻起热浪
丰收的土地上,汗水流淌
风吹雨打后的犁铧更加挺拔
大自然的乐曲响彻云霄
滚滚长江,传诵着精彩的情节
阵阵波涛,飘荡着浑厚的誓言

改革开放的路,若晨光向前伸展
历史的丰碑上,刻着你伟大的名字
三起三落的故事里
记载着你的执着与坚韧
实事求是的灯塔
放射出南巡讲话的睿智
历史记住了春天的故事
也记住了,你灿若星河的名字

长河浪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以前听说过玩山、玩水、玩牌的,听说过玩拳、玩刀、玩枪的;还听说过玩车、玩古董、玩文字等等。最近听说“玩菜”还真是件新鲜事。

那是在今年参加中共菏泽市委派驻第一书记工作组之后,我和另两名队员到市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五美生态园参观学习。当时,他们聘请定陶县黄店镇的丁师傅来给大棚扣塑料薄膜。丁师傅年逾百,憨厚老实,粗壮的手指,黝黑的皮肤,红红的脸膛,述说着他在这个行业的经验和老练。丁师傅说,在他们那里,老百姓种菜不说是种菜,而是说“玩菜”。“玩菜”有奔头,十个玩菜九个赚,剩下一个不赚都困难。他们周边几十个村子都靠“玩菜”发了家。

首次听到“玩菜”这个词,心头为之一振。土里刨金历来是艰难的名词,而在丁师傅眼里竟成了“玩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早已熟识的三个种菜的人物。用老丁的话讲,他们也是“玩菜”了。

一个是我们工作组帮包的东明县刘楼镇苏集村的支部副书记李学文。1995年,村里响应上级号召,一下子建起了50多个大棚,后来竟陆续匿迹,以至他的大棚成了“孤棚”。此棚面积满打满算不足半亩,而老李竟然玩出了名堂,找到了自己的欢乐。他说,前几年路不好,车子还是人力蹬。这几年村里修了水泥路,自行车也换成了电三轮,赶集卖菜很随便。他慢慢探索出早春西红柿、晚秋芸豆和冬季生菜一年三收模式。每季收入八千元,全年收入两万多四。

另一个是牡丹区马岭岗镇大集村的黄保生。他承包加租借搞了15亩。粘玉米每亩种植3500棵,一棵一棒,地头批发价每棒1.08元。拉货的排着队,销路不用愁。玉米之后种台湾花菜,台湾花菜产量高,每亩可达5000斤,批发1斤不会低于1元。花菜以后是菠菜,菠菜用拱棚地膜盖起来,赶在年底前上市。这样算起来,每亩地毛收入万把块钱不成问题。他说,大生意咱做不了,在自己“一亩八分地”上也玩的有滋有味。

再一个就是前些年我曾驻村蹲过点的定陶县南王店乡孟庙村的来心田。二十多岁开始捣鼓蔬菜种植,为了学技术,他专门跑到寿光蔬菜大王王乐义家同吃同住一年。现在,他专门种辣椒,蔬菜基地发展到180多亩,产品全部销往西安、武汉等城市,每天发车外运,多年来每亩纯收入一直稳定在万元左右。眼界高远敢作为,为扩大规模,去年他又派儿子到新疆承包30个大棚,专种西红柿。用他的话说,玩菜潜力大,市场需求多,关键是技术、品种和销售。

脱贫自有通天路,致富有方靠探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玩菜”是地方各级政府扶贫、鼓励农民致富的一条“短、平、快”的脱贫之路。只要我们能合理整合资源,发挥当地自身优势,科学地把老百姓致富的热情引导好,一定能培育出一大批像李学文、黄保生和来心田那样的眼界宽、有胆略、懂技术、会营销的“玩菜”人。



五味杂谈



早晨上班,刚走到办公桌前,就发现上面摆放着一个精美的生日贺卡,好奇地打开,轻灵的音乐随即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对我来说有些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感觉,依稀的记忆中,过生应是不谙世事孩提时候的事了。小时候,对我来说,一年中最开心的事除了过年就是过生日了,因为生日那天爸妈会为我煮一个鸡蛋以示庆贺。鸡蛋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高档消费品,那时候爸妈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足四十元,要养活奶奶和我们兄妹三人,日子过得较拮据。我们家那时平日子里只有奶奶才能享受吃鸡蛋这种高消费。我双手紧握妈妈为我煮的鸡蛋,那种热

生日感怀

□ 方 明

热的感觉直沁心肺,小心翼翼地剥去蛋壳,仰着脸,颇为显摆地在哥哥妹妹面前一点一点地舔着吃。晚上瞪大眼不愿睡觉,生怕睡着了那种热热的感觉也就没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学会体谅爸妈的难处,再加上做教师的他们似乎一天到晚总有批改不完的作业,和学生总有谈不完的话不完的心,所以过生的事就慢慢淡出了我的脑海。

说实话,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我己能平静地面对生命中的晴朗和阴霾,走过了四季晨昏的漫长,心境早已趋于简约与宁静,但今天,一张小小的生日贺卡却使我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那种“热热的感觉”一下涌上了心头,

曹 风

交响

盛近 摄

我不得不承认,那些时光的碎片早已格在了心里,融入流淌的血液中,携同呼吸一起淌过生命的过程,任凭岁月也无法将他们漂洗,将他们改变。

我不知道是一张贺卡激活了几时那份对生日缠绵的眷恋,还是因为这种眷恋早已存在且随着岁月的增长滋生出了对生活深刻的情感,但我知道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既有情感,更有眷恋,还有许多温暖和热情。所以我开始贪恋一种感情,一种特别的爱,这种爱虽无前路,但有的是牵挂、惦念、寄托,这种感觉很美妙,真的很好。我要把这些情感的温暖和悸动收藏在记忆的画面里,尽管今后的生命里还要经历瑟瑟的秋风和皑皑的冬雪,但这种难以展露的心绪始终会伴我一路行走,一路体验!如今的我,更渴望一颗心,来温暖融化冰冻以久的情感,自然地体验人生四季花开花谢,感受生活的缤纷色彩。

「玩菜」

□ 程凤鸣

神秘的东极岛

□ 谭 萍

见,即使强迫自己安睡也只是愈发清醒。但你知道船已出发,没有靠岸就只能漂流,因此无法顾虑太多,只能在心中默念“就到了,就到了”来安慰自己。

这样的过程非常痛苦,两三个小时的旅程变成没有尽头的煎熬,很多原计划去东福山的游客会因为晕船而改变计划,在第一站停靠的庙子湖岛就下船。大部分时候,如果我们恐惧太多,很多东西都没办法穿越。

经过一番颠簸后踏上东极岛的土地会分外惊喜和轻松:海浪敲击着礁石,在你上岸的一瞬间,席卷的浪花仿佛还在挽留你的步伐;湛蓝的海水,没有一丝污染,清澈见底;漫山遍野的山石建筑,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头房子,层层叠叠,乘势而上,从远处看整片石屋,犹如一座巨大的古堡,神秘而肃穆。

了解一个地方最快捷的办法便是行走。沿着弯曲的石阶而上,没有成群结队的旅人同伴,没有明显刻意的指示路牌,路边岛民的鸡鸭相鸣,绣球明艳,你在行走,却明显感觉自己只是过客,这

个岛屿不会因你而改变什么。拾级而上,渐离人群,慢慢地,视线中只有茅草和芦苇,耳边只有风吹过留下的自己的呼吸声。越往上云雾越多,在喇叭状的山顶洞口可见一缕缕白雾徐徐飘出,沿崖壁而下才真正到达白云宫,这时这个小庙宇已似云中神殿,连跪拜都愈加神圣。

下山的路途脚步轻盈,见证过大自然的奇迹后总让人心胸开阔,走在边防公路上,看着山上的浓雾渐稀,海风吹动发丝和裙摆,感受路边花朵摇曳的弧度,小草颤巍着抖动,海水敲击礁石的勇猛决绝,离开时的缠绵温柔。时间在这时仿佛静止,生命像是温前景望不到头的公路,绵延安静而又透明;时间又像在飞快地流逝,花草树木都似活化,那些挣扎、呐喊、呼吸都依稀在耳边。

距离日落还有些时间,我们选择在海边的大块礁石上等待。傍晚的海风很大,偶尔有人离开,站直的身影都有种“乘风而去”的姿态。云层后的太阳,洒下最后的光辉,远处的海浪平静,顽皮地轻推海上的船只,耳边是潮汐声微

弱,空气中隐约弥漫着食物的香味。烟火人生,饮食男女,这样的生活于尘世没有不同,却又仿佛有着天壤之别。

观赏日出永远是我最振奋的一件事,这里也是英国格林尼治国家天文台测定的祖国大陆居人岛新石器第一道曙光照射点的所在地。一群陌生的人,循着微弱的灯光占据一个个小小角落,共同等待一个自然的奇迹,共同感恩生活的美好。海面上的一切渐渐清晰,远处的瞭望台,停泊的船只渐在海水中起伏,宁静而朴实,迎接者第一缕的光。日出的时间非常短暂,和等待的时间相比仅仅只是几下快门的时间,但阳光初放后每个人脸上满足的笑容都清晰可见。

在岛上的最后时光,没有面朝大海的放声呼喊,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码头的一角,摸着身边懒洋洋晒着太阳的小狗,看着岸边的小船上网起的海鲜,听着那些垂钓者的惊呼,东极岛的居民有着一种天然的“处变不惊”。突然发现,这些细如尘埃的意象,必须亲身体会检验才能明白它的意义。



道高一尺

□ 陈 勇



七十年的等待

□ 王怡冰

曾看过这样一幅照。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凝望,青春丽容早已随着岁月的江河远逝,留下的只是苍苍白发、满脸皱褶,然而,那眺望着的,仍然炯炯凝神的眼眸却仿佛在向人诉说着什么。

1920年,在江西的某个山村里,年仅九岁的她嫁给了更为年幼的才六岁的他当童养媳。他随后进入村里的学校念书,并在他人的感召下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的冬天,年仅十五岁已是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的他在祖母的操持下,与她举行了圆房仪式。没几天后,蜜月之花还未完全盛放,丈夫却不得不告别依依不舍的妻子,踏上了去往远方的道路,艰难漫长的红军长征开始了。

在此后的近七十年里,她,总是在等待。每天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照一面小方镜子梳洗。那是他出发前留给她唯一的礼物,而她时刻用这面方镜准备着为自己的爱人展露最美的容颜。闲暇时光,她还常常站在屋前高高的门槛上观望,期待着某天那个身影能出现在视

线中,而不仅只突然闯入梦里面。然而,当镜子、门槛如同她的容颜一般被岁月之河冲刷得满是春意,奇迹却仍然没有出现。

直到进入本世纪初的一天,三十多年从未到过县城的她和老红军一起瞻仰烈士陵园。在牺牲红军名单中,意外发现这样的人物介绍:李才莲,红军将领,一九三五年,苏区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后,在瑞金铜钵山区被叛徒所害,壮烈牺牲,年方21岁。李才莲便是他的名字,而她叫池煜华,是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家属中的普通一员。

七十年,于普通人而言,几乎相当于一生的时间。我的生命长度还未延伸至此,用整整一生的时间去等待某事物或某个人,我也无法切身体会这种感受。但我明白革命于李才莲而言,是一种信念,是他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去守护的忠诚。而同样的,对于丈夫的情爱于她,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信念,那是用坚韧与顽强之水浇灌的忠贞之树。